

副刊
TV Drama
全民煲劇

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着重講述季白（左）和許詡攜手破案的故事

網絡圖片



▲季白為外表深沉冷酷的刑警，抓捕罪犯毫不手軟
網絡圖片



▲許詡擅長以犯罪心理學推理罪犯行為
網絡圖片

如果看了最近熱播的幾部電視劇，你就會發現，愛情刑偵劇佔據了內地電視劇市場的「半壁江山」。從《法醫秦明》、到《美人為餡》，再到今天要說的這部剛於上海東方衛視、騰訊視頻播畢的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，此類劇集因集愛情、懸疑元素為一身，令煲劇人十分受落。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以「蝸牛速慢慢愛」為賣點，講述一班刑警們的工作與愛情故事，於細膩真情中彰顯他們的職業操守。

劉韜之

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

展 刑警本色

《如》劇改編自丁墨同名小說，由張開宙執導，王凱、王子文主演，上線十四小時網絡點擊量即突破一億。其實，此次並非丁墨小說第一次被搬上公仔箱，去年，由霍建華、馬思純、王凱主演的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亦是改編自丁墨的同名小說。相比較《他》劇，《如》劇拋棄了以單個案件為劇集「板塊結構」的傳統思維，改由一條主線貫穿始終，且埋下多個伏筆，令案件之間互相呼應，環環相扣，雖非美國刑偵劇以快節奏取勝，卻更能凸顯人物性格。

筆者猶記得去年的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，幾乎是原封不動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，不僅如書中所寫，着力表現男、女主角的愛情進展，甚至某些台詞也與書中一模一樣，比如由霍建華飾演的薄靳言面對愛人簡瑤（馬思純飾）說的那句：「我想與你靈魂合一。」令不少觀眾看得「水土不服」。顯而易見，張開宙在改編《如》劇時顯然經過了適當的取舍：削弱季白（王凱飾）、許詡（王子文飾）之間的愛情戲，增強了刑偵部分，且豐富了其他職業刑警的性格特色。

案件並非孤立存在

該劇在刑偵方面，也不同於以往類似《重案六組》的內地刑偵劇那般以單元案件為主，即不同案件之間並不存在關聯，而《如》劇則將劇中的案件進行重組，一個案件的謎底即是下一案件的重要線索，例如首集季白從神秘接頭人手中獲得了一張紙條上寫：「琅已不在，前事未了，黃金蟒攪動緬甸風雲，眼鏡蛇甦醒蘇市，葉飄搖。」此設定既增添劇情懸疑性，亦暗指之後發生的多個案件，且與季白同事趙

寒（于恆飾）父親趙琅之死有關。此正如該劇導演張開宙所言：「我們合併了原著中個別的人物角色，案件不再孤立存在，而是糾纏在一整個故事中，人物關係更複雜，線索更繁雜，為的就是不讓觀眾能夠預測出最終結果。」其所言非虛，劇集前半部分的「刀片案」、「張士雍綁架案」、「葉梓夕別墅被殺案」這三個看似獨立的小案件，其實是相互關聯，彼此牽引的一個大案件，這些案件又與之後發生的「家和市場拐賣婦女兒童案」交匯在一起引出緬甸販毒案。

《如》劇雖非一部打「愛情牌」的電視劇集，季白和許詡也是直到最後一集才確立戀愛關係，但這並不影響二人感情的推進，他們是看似關係冷淡的師徒，卻是生死相依的戰友，更是互相欣賞的戀人。與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中的男、女主人公合作破案，繼而產生愛情的戲碼類似，《如》劇的故事也並不複雜，亦是講述了季白和許詡這對破案搭檔攜手破案，繼而日久生情的故事。然而相比較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裏男、女主人公之間濃得化不開的感情，筆者更喜歡《如》劇裏季白和許詡的朦朧之愛，他們是師徒，雖早已心意相通，卻又不道破心意，只在細節處關心對方，他們的愛情如此的細水長流，予觀眾「歲月靜好，雲淡風輕」之感的同時，亦令這段愛情在一部主打刑偵的劇中顯得不那麼突兀。

綜觀各國的刑偵類電視劇，刑警、偵探們的「側寫」技能（根據罪行行為推斷出他的心理狀態）都被刻畫得神乎其技，而這一現象在《如》劇中有所改善，季白等一眾刑警在破案時，依靠的是傳統刑偵學和犯罪心理學，最看重的是證據，而非

天馬行空的推論，展現了刑警們的真實工作狀態，比如在審問犯罪嫌疑人葉俏時，季白分析了她的犯罪心理，逐一點破對方所想，再從對方的忘忌中找到破綻。

以往的內地刑偵劇，都會刻畫刑警們的英雄一面，較少揭示他們的內心情感，《如》劇則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首先是季白青梅竹馬的友人葉梓夕遇害身亡，他以運動努力克制情緒，只因他是刑警，不能讓悲傷的心情影響他的理智判斷。其次，劇中有一場戲為季白同事刑警趙寒（于恆飾）向姚檬（徐悅飾）談起父親之死時感慨道：「父親死了，我不能哭，因為我還要照顧我媽，但若他能回來，我和我媽都不會讓他離開我們身邊。」此外，《如》劇也着力刻畫了其他刑警們的真实性情，季白布置抓捕人販子計劃時，就有一個刑警即道：「人販子真是可恨，害了這麼多女孩子，破壞了這麼多家庭，抓住了就應該被拉去槍斃。」季白聽了之後，雖回他：「你不是義憤群眾。」但這名刑警的嫉惡如仇卻深刻留在了觀眾腦海中，也令刑警形象更加立體。

鏡頭語言充滿隱喻

很多觀眾在看了《如》劇之後的最大觀感為該劇的質感十分像一部電影，筆者亦有同感。因為對於一部電影來說，每一個鏡頭對於一部電影都具有特別的意義，以希治閣電影《驚魂記》（Psycho）為例，片中的大量鏡頭都在展現女主角並不甘心做「另一個女人」，與此同理，《如》劇亦是通過鏡頭語言隱喻人物性格和故事走向。特別是拍攝季白、許詡初入緬甸的一場戲時，導演多次使用航拍，以及穿插諸如緬甸禾田、滴水屋簷等空鏡頭，傳遞



▲季白（左）和許詡在辦案過程中日久生情
網絡圖片

觀眾以「暴風雨前的平靜」的不安全感。《如》劇另一個鏡頭語言特點，即為大量運用跟蹤視角，當人物在移動時，攝影機總是越過障礙物進行拍攝，並隨著劇中人的行動而晃動，此種做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增添觀眾的臨場感，並有利於製造緊張氣氛，最適合拍攝刑偵劇中的抓捕場面。

提及《如》劇另一個比較像電影拍攝手法的特點即為聲效的使用，比如在一个非常安靜的夜晚，昆蟲的鳴叫應該十分清晰，可《如》劇卻為了強調人物之間的對話，而對作為背景音的昆蟲叫聲進行了弱化處理，這種手法也是電影經常使用的處理聲效手法之一。

從去年的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到今年的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，兩部劇均為將驚險刺激的刑偵和人間最溫暖的愛情結合起來，為何觀眾依然對《如》劇如此受落？筆者想來，原因在於這部劇體現了職業刑警這類人的特質——他們隱忍克制，犧牲個人感情，也要在這藏污納垢的現實世界裏懲惡揚善，從而令我等煲劇人聯想到自己，身處工作崗位，我們應如何堅守自己的職業操守？身處各種人性交織的紛繁社會，我們又該如何定義自己？

►季白（左）和許詡在辦案過程中日久生情
網絡圖片

►季白（左）和許詡在辦案過程中日久生情
網絡圖片

►季白（左）和許詡在辦案過程中日久生情
網絡圖片

刑偵劇進入新模式？

煲劇人間話 >>>

從去年的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到今年的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、《美人為餡》，這些由暢銷小說改編而成的刑偵劇逐漸受到觀眾追捧，究其原因，這些電視劇在原著小說基礎上，或強化懸疑，或強化愛情，可謂「談情說案」兩不誤，觀眾自然看得新鮮感十足，不僅想看到劇中男、女主人公如何推理案情，亦想看他們感情的進展。然而這一類愛情刑偵劇的熱播，是否就意味着內地刑偵劇進入創作新模式？

綜觀這三部改編自丁墨作品的劇集，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即都有一個近乎完美、充滿優越感，又有些傲氣的主人公，比如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裏的男主角薄靳言，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中的男主角季白，以及《美人為餡》的女主角白錦曦。有這樣的偶像級人物，必然有欣賞他們才華的「崇拜者」：簡瑤，許詡和周小蒙當屬此列。就連最近熱播的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亦沿用此模式，面對體能較差的許詡，季白只對她道：「要麼及

格要麼滾蛋。」即便如此，季白還是最後愛上了許詡。當然，飾演這兩類角色的演員均為俊男靚女。

看多了這樣的人物組合，觀眾難免會有審美疲勞之感。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就在劇集格局上進行了提升，季白和許詡前往緬甸抓捕犯人，卻遇到行事作風如獨裁者的珀將軍，當許詡想要將中國犯人押解回中國時，珀將軍無視中國法律，當着她的面執意槍殺了中國囚犯，令季白和許詡瞬間陷入險境。故比較另外兩部刑偵劇，《如》劇中，男、女主人公面對的執法環境更加複雜，可謂危機四伏，也難怪會有觀眾稱《如》劇是一部電視劇版《湄公河行動》。

這類刑偵劇該如何協調探案與談情之間的關係？是這類電視劇製作人都要考慮的問題。與《如》劇相比，《美人為餡》就顯得有些落入窠臼，愛情戲反而成為了劇集主軸，刑偵部分則淪為了次要劇情。

誠然，這類刑偵劇給原本嚴肅的刑偵劇增添了柔性色調，愛情、刑偵元素的巧妙搭配，再加上男、女主人公的「顏值」，當然會吸引觀眾視線，特別是年輕觀眾的喜愛。但正所謂凡事總有利弊，如果其後的創作人認為只要將愛情、懸疑融入一劇，以及邀得俊男靚女出演角色，就能取得高收視率，從而忽略了劇集質量，以及平衡愛情、懸疑在劇中所佔比重，那麼流失觀眾就在所難免。



▲霍建華（左）和馬思純在刑偵劇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中出演攜手破案情侶
網絡圖片